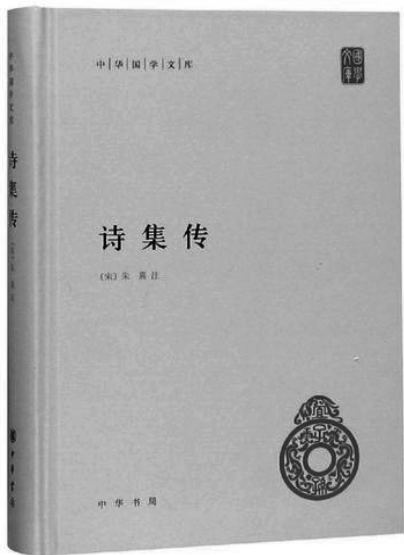


苏辙《诗集传》历代研究综述

文/向丽妃 张钊

摘要：《诗集传》是北宋文学家苏辙的著作，它在宋代疑经废序的学术背景下产生，对《诗经》学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在汉、宋两种学术流派的转变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。文章就苏辙《诗集传》的综合研究、《诗集传》的具体研究以及《诗集传》的比较与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综述，以推进苏辙《诗集传》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。

关键词：苏辙；诗集传；研究；综述



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五经之一。古往今来，研究《诗经》者和《诗》学著作不计其数，其间流派众多，观点各异。汉学和宋学是《诗经》研究的两大高峰，这两个阶段都有能体现自己特色的《诗》学的代表著作，比如《毛诗正义》、宋朱熹《诗集传》等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苏辙的《诗集传》可谓是《诗经》研究由汉学传统向宋学传统转变过程中一部重要的《诗》学著作。苏辙所处的时代是宋学兴起和发展的阶段，此时教育改革与儒学复兴运动同步发生，而且互相促进。伴随着北宋中期的学风之变，经学怀疑思潮也全面展开。而苏辙“天性高明，资禀浑厚，既有父文安以为之师，又有兄文忠以为友”，其著作《栞集城》主要代表了他的文学成就；而《春秋集解》《诗集传》等颇能展现苏辙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和治学

旨趣。因此，探讨苏辙的《诗集传》，不仅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解读《诗经》，还能对全面研究苏辙的学术思想产生重要意义。

一、《诗集传》综合研究

苏辙《诗集传》刊刻以后，历代学者对其均有著录和评论，如宋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清彭元瑞的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、周中孚的《郑堂读书记》、丁丙的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等，都对苏辙《诗集传》有所评论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苏辙《诗集传》进行概括性评价：

宋苏辙撰，其说以《诗》之《小序》反复繁重，类非一人之词，疑为毛公之学，卫宏之所集录。因惟存其发端一言，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……则辙於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，务持其平者。

苏辙继承了欧阳修大胆怀疑、批评汉唐《诗》学的思辨精神，他认为《诗序》语言反复、杂糅，应当并非成于一时一人，还推测《诗序》的首句应为孔门作《序》的原貌，首句以下的余文，则是出自汉代经师之手——毛氏之学而卫宏集录。因此，苏辙在《诗集传》中废《序》言《诗》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分析了《诗序》的结构。这可以说是超越前贤先儒的一次创举。由此观之，《诗序》问题是历代学者研究苏辙《诗集传》无法避开的重要课题。

杨观、陈默、刘芳池编写的《苏辙资料汇编》收录了很多前哲对于《诗集传》的论述，其中前哲关注的重点就是苏辙对《诗序》的大胆怀疑与批判性评价。比如宋代学者朱翌在《猗觉寮杂记》中所言：余尝疑苏子由解《诗》不用《序》，以为非子夏所作。子夏所作见《文选》。考《后汉·儒林传》，卫宏所

作《毛诗序》得风雅之旨，于今传于世。又随《经籍志》，初毛公作《诗序》，卫宏益之，乃知子由亦有所本。可知，朱熹对于苏辙疑《序》是观点先是存疑，但后来也对此有所肯定。

朱熹对苏辙取舍《序》的观点也表示怀疑：

此是苏子由曾说来，然亦有不通处。如《汉广》：“德广所及也”，有何义理？却是下面“无思犯理，求而不可得”几句却有理。若某，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。旧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《小序》，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。某今亦只如此，令人虚心看正文，久之其义自见。盖所谓《序》者，类多世儒之误，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。

对于苏辙删《序》，批评者颇多，除提到的朱熹、朱熹外，还有明人朱朝瑛。《读诗略记》载：“苏子由乃援秦汉五时之制，以为天果有六天，郑氏之说为不谬，何其陋哉！”清人朱鹤龄在《诗经通义》提到：“苏子由因谓《小序》‘荡荡’语与诗之‘荡荡’不合，皆误解诗义也。”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也认为：“且如《七月》，陈王业也。故其诗陈农桑之事，一与《序》合。若不用《序》，不知一篇为何而作，此犹易晓者。其他诗未易晓者，若不用《序》，则更茫然矣。”而清人阎若璩却在一定程度肯定了苏辙删《序》的合理性，他在《尚书古文疏证》中写道：

《诗·小序》久而渐知其不安也，与《书序》同。苏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为有依据。后说《诗》者多宗之，以排击紫阳，以复于古。愚尝反复详考，而觉朱未尽非，毛未全是。至诗有不可解处，亦几与《春秋》等。……余谓此非为孔子所删，盖原编次成，后亡逸耳。即苏说亦可证《诗》非孔门之旧本。

他认为苏辙留《序》的首句而删其后文是有依据的，对《郑笺》《毛传》有所怀疑；同时阎若璩还提到了苏辙《诗集传》的价值，既影响了后世众学者解诗，还能够证明如今的《诗经》已非孔子研究的原本，原本可能已经失传。

通过分析古人对苏辙《诗集传》的评论，可知古代学者对于《诗集传》有所研究，但主要集中在对于苏辙删《诗序》的思考、批评，尚未形成系统的、全面的探讨，也没有一本综合性的研究专著。

在古人的研究基础上，当今学界对苏辙的《诗序》观仍有新解，有着一定数量的论文。比如于听在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《苏辙著〈诗集传〉攻〈序〉的内容和特点》，其认为：“汉时传《诗》的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，都有序文作每诗题解。鲁、齐、韩三家分别于西晋、魏及北宋失传。三家佚而

《毛诗》独存，经六朝至隋唐五代，地位如日中天。《毛诗序》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者遵从的对象。”并总结出苏辙攻《序》的三个特点。接着李冬梅在《从苏辙对〈毛诗序〉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》一文中具体分析苏辙的《诗序》观，她认为苏辙“对于《小序》的处理方法虽然有借鉴成伯玉之处，但在具体的论断上却有了创新”，即苏辙在汉儒将《诗序》划分大、小的基础上，又将《小序》分为两部分，这种行为使对《诗序》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和细致。之后向熹在《苏辙和他的〈诗集传〉》一文中也认为苏辙“只取首句，其余一概删去”，这种观点不无偏颇。而郑婕的硕士论文《苏辙经学成就研究》中也细致地分析了苏辙的《诗序》观，对苏辙《诗集传》的《诗序》观表示肯定，提出苏辙对《毛诗序》的批驳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：一是诗中本无此意，完全出于《毛诗序》的附会，如《周南·麟之趾》等；二是《毛诗序》解释不当，不合诗旨，如《召南·鹊巢》等；三是《毛诗序》语言重复，杂取众说，非一人之辞，如《邶风·旋丘》等；四是《毛诗序》解释篇名有误，如《大雅·荡》等。后来郝桂敏在《苏辙〈诗集传〉对〈小序〉的取舍及原因》一文中深入分析了苏辙对《诗序》的取舍及其原因，认为苏辙从文学角度解诗比欧阳修少了许多，欧阳修解诗以“诗人之意”和“坚人之志”为本，苏辙解诗以复“孔氏之旧”为己任。刘晓雪在《苏、朱〈诗集传〉比较研究》中通过与朱熹的对比，探讨了苏辙的《诗序》观。还有一些相关研究则体现在《诗经》史著作的若干章节中，如洪湛侯《诗经学史》的第三编第二章第三节，讨论了苏辙的诗序观。

2006年，李冬梅根据其硕士论文改编出版的《苏辙〈诗集传〉新探》一书，使得苏辙《诗集传》的专门论述和整体研究有了新进展。在这本专著中，作者首先从文献的角度考查了《诗集传》一书的撰著、流传情况；接着探讨了《诗集传》的经学成就，分专题研究了苏辙关于《诗序》、“二南”、风雅正变、大小雅、《商颂》、风雅颂、诗篇命名以及解题等的论述；还分析了《诗集传》的指导思想，即苏辙以人情说解诗的思想路线；最后研究了《诗集传》的思想内涵——伦理道德思想、天命哲学思想，系统地阐释了苏辙《诗集传》的各种成就以及特色，得出宋儒治经贵在“明理达用”的观点。李冬梅在书中既研究了传统经学范畴，也探索了现代学术规范。她在经学、文献学、思想史、哲学史等领域进行了深入、广泛的探讨，并在一定程度取得了超越前人、影响后世的成果。

二、《诗集传》具体内容研究

关于苏辙《诗集传》中的具体内容历代皆有研

究,研究方面涵盖经学、文献学、思想等,关注的重点有《诗集传》的解诗特点、训诂特点以及《诗集传》中体现出的苏辙思想。

关于苏辙《诗集传》的诗训特点的研究,即对《诗集传》中具体篇目的考察以及其注释的分析,历代涉及不多,其关注的主要有两点,一是只保留小序首句,尽去其余;二是传解融会众家之说,以就简约。今人研究《诗集传》,也多本此两点,认为其主要目的是恢复“孔氏之旧”,因而重视、研究不够,评价不高。在古代,目前可考的有清黄中松的《诗疑辩证》,他提出:“苏子由、李迂仲辈俱有‘诗祭’之说,考《周礼·司服》享先王以衮冕,享先公以鷩冕,则二享不同服,亦不同时矣。不知所谓‘诗祭’者就其庙而祭之欤?抑合主于太庙而祭之与?”此言被收录在《苏辙资料汇编》中。当今学界亦有论文对《诗集传》的解诗特点进行论述,比如向熹在论文《苏辙和他的〈诗集传〉》中,通过分析一些具体篇目,对苏辙《诗集传》的总体注释特点进行评价——有褒有贬,他认为苏氏《集传》注释不取旧说,自作新解者十之二三,表现了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,其中有些言之有据,为后世学者所承认;还认为苏辙《诗集传》有些注释是靠不住的,甚至在一些旧注正确的地方,《诗集传》反而对其解释有误。而郑婕在硕士论文《苏辙经学成就研究》中将苏辙《诗集传》的解诗成就拔得很高,强调苏辙“论诗释词,多有创见”,认为《诗集传》解诗极为简要,且“在解释诗篇的历史背景时,也有超越前人之处”。杨金花则有着更深入的思考,她在参加中国诗经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《浅论苏辙〈诗集传〉解〈诗〉纲领》中,对《诗集传》删序背后的意图、传解内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读和体察,强调其在宋代《诗经》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特殊贡献。付亚云在硕士论文《苏辙〈诗集传〉解诗研究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苏辙对《诗经》的解读上,“从苏辙对‘诗本义’的探寻以及其独特的解诗方式两个方面来展开本文的论述”。而魏明明则开《诗集传》训诂研究之先例,在论文《苏辙〈诗集传〉诗训研究》和《苏辙〈诗集传〉训诂特点》中,以北宋学术思潮为背景,从训诂学的角度分析《诗集传》,认为苏辙的训释内容具有时代性,其训释体式也有所创新。

近人对于苏辙《诗集传》思想的研究十分缺乏,且研究时间较短。《三苏全书》的导言提到“三苏皆以‘人情说’解释《六经》”,而苏辙的《诗集传》正是阐释《诗经》的专著。李冬梅在《苏辙〈诗集传〉新探》一书的第三、四章中,较为全面、完整地论述了

《诗集传》的指导思想与思想内涵,这在《诗集传》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对于其指导思想,她认为,苏辙解《诗》始终贯穿着一条人情说的思想路线,“苏辙解经,摒弃简单地援据圣人说教,而是换之人情,详以事理,对于诗篇的理解多接近于原意、臻于化境,而在理论的阐述上又与儒家学者重视道德、重视教化的观念不相矛盾”。而对于《诗集传》的具体思想内涵,李冬梅重点分析了苏辙以人伦关系和道德修养为主的伦理、道德思想;以无父感生说和天人宇宙观为中心的天命哲学思想;以君道思想和君、臣、民关系论以及治国之道为重点。她认为:“宋儒治经贵在‘明理达用’,因此,《诗集传》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、天命哲学思想,明确体现了苏辙作为一个儒家学者追求‘修身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’所应具有的道德准则,同时这也正是宋儒治经追求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。”刘晓雪在论文《苏、朱〈诗集传〉比较研究》中也有对苏辙《诗集传》诗旨的阐释,对李冬梅的研究有所承袭,其创新点在于将苏辙、朱熹二人的《诗集传》进行比较,而不在于苏辙《诗集传》思想、主旨的研究。

三、《诗集传》的比较与其影响

《诗经》研究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,历代学者在所著经解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。只有先总结苏辙《诗集传》与其他学说的异与同,才能更完整、深入地研究苏辙《诗集传》,寻找其特色,从而突出其对后世《诗经》研究的影响。

比如冯浩菲的《历代诗经论说述评》,以诗学的具体经学问题为切入点,其中包括很多苏辙和朱熹在经学上相同的观点。李冬梅的《宋代〈诗经〉学专题研究》通过一个个的《诗经》学专题,将宋人的《诗经》学观点进行整理研究。此外,很多的《诗经》学史类著作,比如夏传才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、洪湛侯《诗经学史》、郝桂敏《宋代〈诗经〉文献研究》等都是整理式的研究,并没有对两书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。

苏辙《诗集传》与其他《诗经》著作的比较研究虽然较少,但仍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论文,且比较的对象主要是欧阳修的《诗本义》、朱熹的《诗集传》以及王安石的《诗经新义》。郝桂敏在论文《欧阳修与苏辙〈诗〉学研究比较论》中,指出欧阳修与苏辙“生活的年代前后相继,所处的北宋文化社会背景基本相同,而他们《诗经》研究的风格特点却有很大差异”。还分析了苏辙的《诗集传》和欧阳修的《诗本义》论《诗》的具体观点的差异,关于《诗序》的有关问题、关于注释的体式以及关于注释的方法;同时提到了二人《诗经》研究的价值:“他们以其怀疑、

思辨、创新的学术精神，共同揭开了北宋《诗经》研究的新篇章，开启了宋学的先河。”刘晓雪在硕士论文《苏、朱〈诗集传〉比较研究》中对苏辙、朱熹的《诗集传》进行更为全面、具体的比较分析：作者通过考察两书产生的学术背景，从而得出两书具有的诗经“宋学”的共同特征的原因；比较了两书的注释体例，从而探讨到集传体这一注释体例的发展过程；通过观两书对诗旨的阐释，得出“宋学”经世致用的特点；比较两书对《诗经》基本观点的阐释，总结出宋代“诗经学”的发展历程；最后，作者扩展到两学派的比较，从深层次上探讨两书的不同之处。李雪莹在硕士论文《北宋前期的〈诗经〉学研究》中，围绕欧阳修《诗本义》、苏辙《诗集传》及“君子论”、王安石《诗经新义》及“经世”思想展开具体论述，最后总结道：“北宋前期的《诗经》学研究以欧阳修《诗本义》、苏辙《诗集传》、王安石《诗经新义》为主要考察对象，梳理出《诗经》学研究经历了‘疑古惑今’‘义理为主’‘经世致用’三个阶段。随着‘宋学’概念的兴起，世人对宋代经学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”此外，除了对苏辙《诗集传》与其他《诗经》著作的整体比较，彭睿还在《苏辙、朱熹〈诗集传·关雎〉观点比较研究》一文中，针对《关雎》这一具体篇目进行比较研究，他提出：“在《关雎》的主旨上，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。但是，由于朱熹以‘理’解诗，苏辙以‘人情’解诗，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，学诗目的为‘养心’；苏辙注重‘情性’修养，解诗的目的是‘解情’。”苏辙《诗集传》在《诗经》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，影响深远。目前学界虽无对苏辙《诗集传》影响的研究专著，但不少著作和论文提到了苏辙《诗集传》在经学史上的地位、影响。比如李冬梅的《苏辙〈诗集传〉新探》提到：“《诗经》研究大致经历了汉学和宋学不同的发展阶段，而每个阶段都有体现自己特色的《诗经》学代表著作。苏辙的《诗集传》可以说是《诗经》研究由汉学传统向宋学传统转变过程中的一部重要《诗》学作品。”郑婕在硕士论文《苏辙经学成就研究》中，通过对苏辙《诗序》观的细致分析，总结出《诗集传》的影响。

苏辙这一辨析《诗序》内涵及其废弃《诗序》之举，对宋代主张废除《诗序》一派学者无疑具有开创、启导之功，而《诗经》宋学的形成以及后来学者的论释《诗经》，也颇受苏辙的影响。《诗序》的权威性在《诗集传》中受到了质疑。苏辙对于《毛诗序》的辨析、批驳，价值就在于认识到了《毛诗序》中有汉儒增益的成分，有不恰当的内容影响了后人对

《诗经》的正确理解。其废《序》之举，对于瓦解汉学典范的权威，影响甚大。南宋郑樵《诗辨妄》主张全废《诗序》，力诋《诗序》为村野妄人所作。王质作《诗总闻》去《序》言诗，“毅然自用，别出心裁，坚锐之气，乃视二家为加倍”。至朱熹作《诗集传》，尽弃《诗序》，主张就诗论诗，以得诗义；又作《诗序辨说》专攻《诗序》，导致汉学典范的瓦解。这一反《序》主流的形成过程中，苏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。与郑婕相似，郝桂敏在《苏辙〈诗集传〉对〈小序〉的取舍及原因》一文中也提到了苏辙《诗序》观的影响，即苏辙把欧阳修对《毛诗》的怀疑向前推进了一步，他同欧阳修一起，共同拉开了宋代废序派《诗经》研究的序幕。魏明明在《苏辙〈诗集传〉诗训研究》一文中，从训诂角度出发，分析《诗集传》承上启下的经学影响，特别是对朱熹《诗集传》的重要影响；作者还认为其在训释体例和诗意阐释上都有继承和发展。刘晓雪在《苏、朱〈诗集传〉比较研究》一文中重点分析苏辙《诗集传》对朱熹《诗集传》的影响，她认为朱熹虽然对“三苏”蜀学持批判的态度，但是对三苏的经学成就有肯定的一面，并且大量引用他们在经学上的观点。特别是对于苏辙《诗集传》里面的观点，朱熹引用颇多，共四十三处，为征引宋人著作之首。接着付亚云也在硕士论文《苏辙〈诗集传〉解诗研究》中的第四章，集中论述了《诗集传》的重要地位和承上启下的影响。

一是《诗集传》承前人之说，又多创见。苏辙正是继承了欧阳修《诗本义》从《诗经》篇章本身出发的解诗之法，从《诗经》的文学性出发，回归诗之本质。总之，苏辙是北宋时期继欧阳修之后将《诗经》之本义阐发更加推进的继承者……苏辙的集传体对于某些问题的解说当中有论说体的存在，苏辙在欧阳修论说的基础上作了更多的补充内容，如对一些词语的解释，对原文的抄录，这些要素的排列组合，构成了有别于政论体的一种新的解诗样式——集传体。这种解诗体式，不同于统治文坛长达三百年之久的《毛诗正义》之类的传统的汉唐旧注，是对旧模式的一种创新。这一股新鲜的空气，为宋代疑经惑序注入了全新的活力。二是《诗集传》对后代的影响。其学术成果影响了后代众多的解诗之人，不仅有郑樵、朱熹、程大昌等废序派，还影响了吕祖谦、严粟之类的尊序派。这是因为南宋的尊序派与北宋尊序派代表程颐、王安石相比，实际上更为保守，他们力主恪守《诗序》。但是，废序的大潮使得这些尊序派无法为《诗序》寻找合理的依据。苏辙的学说较后来的废序派的态度要温和得多，他的论断成为尊序派在毫无退路时

的最佳选择。所以，苏辙的《诗集传》在尊序派也受到了重视，可以说他的《诗经》学说影响了南宋所有的《诗经》学者。

四、结语

回顾历代对于苏辙《诗集传》的研究，不难发现，其研究的历史虽长（从南宋至今），却不够全面、细致，研究成果也不够丰硕。通过查阅历代涉及苏辙《诗集传》的文献，可知前人今贤对苏辙《诗集传》关注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。

一是苏辙的《诗序》观。苏辙继承了欧阳修大胆怀疑、批评汉唐《诗》学的思辨精神，他认为《诗序》并非成于一时一人，只有首句有孔门所作之原貌，余文皆出自汉代经师之手——毛氏之学而卫宏集录。对于苏辙删《诗序》的创举，历代学者皆有论述，如古代著作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猗觉寮杂记》《尚书古文疏证》等；当今学界亦有著作《苏辙〈诗集传〉新探》《诗经学史》以及相当篇数的论文。其中前贤今者褒贬并兼，综其对《诗集传》的论述，大致有三类：一是否定、批评，二是高度赞扬，三是辩证批判、有扬有抑。

二是苏辙《诗集传》的解诗特点和训诂特点研究。学界对其研究较少，评价亦有褒有贬。整体而言，当代学界对其评价大致经历了从批判、高度肯定到辩证看待的过程，也越来越肯定苏辙《诗集传》的解诗特点和训诂特点的时代性与创新意识。

三是苏辙《诗集传》的思想。近人对于苏辙《诗集传》思想的研究十分缺乏。《三苏全书》中提到了《诗集传》的“人情说”；李冬梅在《诗集传》研究专著《苏辙〈诗集传〉新探》中，较为全面、完整论述了《诗集传》的指导思想与思想内涵。刘晓雪的论文《苏、朱〈诗集传〉比较研究》对李冬梅的研究有所承袭，其创新点在于将苏辙、朱熹二人的《诗集传》进行比较，而不在于苏辙《诗集传》思想、主旨的研究。

四是苏辙《诗集传》的影响。我国学界对此观点具有一致性，即其在《诗经》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专著上，有李冬梅的《苏辙〈诗集传〉新探》；论文上，有郑婕的《苏辙经学成就研究》、郝桂敏的《苏辙〈诗集传〉对〈小序〉的取舍及原因》、魏明明的《苏辙〈诗集传〉诗训研究》、刘晓雪的《苏、朱〈诗集传〉比较研究》、付亚云的《苏辙〈诗集传〉解诗研究》等。

同时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研究苏辙《诗集传》的专著，古代可考的文献里尚无，而当今学界也仅有李冬梅的《苏辙〈诗集传〉新探》。由此可知，苏辙《诗集传》的研究主题仍不够丰富，且鲜有对于苏辙《诗集传》的整体观照，这就留给学者充足的研究空间。因此今后值得研究的题目有很多，如苏辙《诗集传》中的女性观、史学观等，都是值得开拓和弥补的领域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魏小虎.四库全书总目汇订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
- [2]杨观,陈默,刘芳池.苏辙资料汇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8.
- [3]李冬梅.从苏辙对《毛诗序》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[J].乐山师范学院学报,2002(5):34-39.
- [4]向熹.苏辙和他的《诗集传》[J].乐山师范学院学报,2003(5):1-8.
- [5]郝桂敏.苏辙《诗集传》对《小序》的取舍及原因[J].时代文学(理论学术版),2007(5):73-75.
- [6]刘晓雪.苏、朱《诗集传》比较研究[D].哈尔滨:黑龙江大学,2011.
- [7]郑婕.苏辙经学成就研究[D].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,2004.
- [8]杨金花.浅论苏辙《诗集传》解《诗》纲领[J].诗经研究丛刊,2011(1):313-329.
- [9]付亚云.苏辙《诗集传》解诗研究[D].保定:河北大学,2016.
- [10]曾枣庄,舒大刚.三苏全书[M].北京:语文出版社,2001.
- [11]李冬梅.苏辙《诗集传》新探[M].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6.

作者简介：向丽妃（2000—），女，本科，研究方向：中国古代文学；张钊（1996—），男，硕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典文献学。

（作者单位：兰州大学文学院）